

吴江 著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江 著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吴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4

ISBN 7-5004-3834-6

I. 社… II. 吴… III. 社会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研究-文集
IV. D0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264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吴江，社会科学资深理论家，浙江诸暨人。1918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认识论十讲》、《历史辩证法论集》、《哲学问题二十讲》、《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十年的路——与胡耀邦相处的日子》、《文史杂论》、《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冷石斋随笔》、《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等书。

社会主义前途与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江 著



作者在本社出版的另一
部备受理论界关注的书

责任编辑：冯 斌
责任校对：李 冰
封面设计：王 华
版式设计：戴 宽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

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 宁

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习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贫困落后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

——邓小平



吴江

引 言

依我看来，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的邓小平理论，其基本点在于：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成分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开放带有根本性。细心的读者会看出来，这里是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一条沟通的渠道，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动力，而又不抛弃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要承认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着两个试验场所，一个试验场所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试验场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当然要对当前的资本主义有所观察并加以评论）。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社会主义应当吸收、借鉴、改造、继承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尤其是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马克思活动在资本主义早期，较多地看到其剥削的原始残酷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及动荡不定，由此估计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起，因此，就总体而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在政治上）的历史价值难免估计不足，从历史上看，这是不足为怪的。而列宁则好像除物质文明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天生有一种简单粗糙的态度。根据辩证唯物史论，我们现在有责任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民主制度等）重新给予评价与鉴别（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腐朽成分）。为此，本书特收入一篇有关评析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文章。在这里应当摒弃一切正统刻板的模式、自封自夸的心理和任何狭隘观点。当然，各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我和胡绳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交谈过几次。现在胡绳同志已经逝世，中国失去了一位已觉醒了的重要思想家（这样一位思想家要比他所担任的任

何国家行政职务都重要得多)。这里收入他逝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作为本书的代序，一则用以纪念亡友，再则这是一篇无论如何值得一读再读的重要文章，包括文中强调的反对民粹主义的鲜明立场。

最后要说明：本书关于瑞典和英国两个国家的材料，取自杨启先先生和于日先生的文章，在这里谨向两位先生致谢。

吴江 识

2003年3月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代序)

——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

胡 绳

正在疾驰而过的 20 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如何认识处理这种关系。

在 20 世纪的最初至少 20 年间，社会主义的声音虽然已经从外国传入，但中国人讲到国家的命运时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范例。只是在此以后，国内国际的条件逐渐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人中占据压倒的优势。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有真有假，有各种不同品种的货色，这固然会引起无穷争论；但在落后的农业国

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但长话短说，这里先说 80 年间，有下列几种在中国有影响的想法。

一种看法是，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它在中国虽早已被实践否定，但仍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毛泽东说：“民粹主义在我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孙中山的名言是“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相反的另一看法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辩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梁启超、张东荪就是这种主张。梁、张持此说当然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其实也有类似的论调。当时马林、鲍罗廷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把“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思想灌输给中国共产党人。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根

据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形势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但胜利后的政权总为资产阶级所取得，接着无产阶级就要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才谈得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顾 20 世纪中国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结果遭致右倾机会主义而陷革命于失败。

经过这次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30 年代初改变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这种“左”倾观点也来自共产国际，又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并且留下很深的毒害。这是第三种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应当说是做出了基本正确的解决，还说不上透彻的解决——吴注）。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

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以上所述，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即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考虑，当然不可能不和当时的实践有关。但到了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则完全成为在实践中的问题了。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这似乎近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前的第三种看法）。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这近似于前述第一种看法）。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

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

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20 世纪最后 20 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 30 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們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得对于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胜利。胜利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

个世纪(2101—2200年)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原载《瞭望》周刊1998年第33期。已收入作者《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